

为充分发挥新时代廉洁文化培根铸魂、成风化人的浸润作用,持续涵养风清气正政治生态,在全社会共同营造廉荣贪耻、向上向善的良好氛围,山西省纪委监委面向全社会征文,我不由想起十年前热播的电视连续剧《于成龙》。

作为2017年央视一套黄金档的开年历史正剧,40集《于成龙》台前幕后的创作故事,同样藏着打动人心的“廉吏精神”。这部由吴子牛执导的作品,从筹备阶段就锚定了“不戏说、不悬浮”的创作原则。主创团队沿着于成龙当年的从政足迹,跨越广西、湖北、福建等多地实地采风,翻阅大量清代地方县志与清官史料,把23年宦海生涯里“三举卓异”的细节一一还原。

为了贴近角色状态,主演山西吕梁籍演员成泰燊推掉了同期所有商业邀约,800多场戏全程零替身、零请假,甚至刻意减重、晒黑皮肤,让自己从外形到神态都贴合于成龙常年奔波民间的清瘦模样。播出后不少观众起初没认出这位熟面孔演员,恰恰印证了他“活成于成龙”的创作状态。

剧集播出后收官收视率达2.16%,收视份额破6%,不少家庭祖孙三代同追这部剧。没有精致浮夸的服化道,却凭着“为民做主、为民请命、为民除害”的扎实剧情,让这位被康熙盛赞为“古今廉吏第一”的清代名臣,真正走到了当代观众面前。正如主创所说,这部剧的生命力从来不是靠特效堆砌,而是靠穿越百年依然闪光的勤政品格,为当下传递出直抵人心的力量。

在清初康熙年间的山西永宁州(今吕梁方山),走出了一位被后世传颂数百年的廉吏典范——于成龙。这位字北溟、号于山的读书人,以45岁的“高龄”踏入仕途,在23年的宦海生涯里从偏远边地的七品知县一路做到掌管三省军政的两江总督,始终以“天理良心”四字为行事准则,最终被康熙帝亲赐“天下廉吏第一”的褒奖,民间百姓更是敬称他为“于青天”。

他的一生,是中国古代清官勤政爱民的生动注脚,即便跨越三百余年时光,依然在三晋大地乃至全国范围内散发着触动人心的精神力量。

于成龙的人生起点,远非人们想象中的“少年得志”。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他出生于永宁州来堡村的一个普通耕读家庭。崇祯十二年(1639年),22岁的他参加山西乡试,在考卷上痛陈时弊、直抒胸臆,最终仅考取副榜贡生,无缘正榜。此后数十年间,他接连遭遇明清易代的动荡、科举落第的失意,还要扛起养家的重担。兄长早逝后,年迈的父母、年幼的三子都需要他照料,整日忙于生计的他再也无暇专心应试,直到父亲病故、守孝期满,才在顺治十八年(1661年)赴京参加吏部选官。这一年,于成龙已经45岁,在当时的官场语境下,早已过了“闯事业”的年纪。

所有人都没想到,这位年近百岁的山西汉子,主动接过了旁人避之不及的“苦差”——广西罗城知县。彼时的罗城刚归入清朝版图不足两年,历经战火蹂躏后遍地蒿草,县城里仅剩下6户居民,亲友们都劝他放弃赴任。但于成龙留下“此行绝不以温饱为念,所自信者,天理良心四字而已”的誓言,骑着一头毛驴,带着4名仆人踏上了赴任之路。初到罗城时,他连一座像样的县衙都没有,只能在破茅屋里积土为案、挖坑为灶,甚至一度因水土不服卧病月余,连打道回府的念头都曾萌生过。但他很快便收拾起低落的情绪,从最基础的民生做起,每天召来当地吏民从咨询问疾苦,重建保甲制度打击盗匪,召集流亡百姓鼓励农耕生产。仅仅用了7年时间,这片曾经的荒蛮边地便秩序安定、百姓安居,于成龙从合州到黄州,再到福建、直隶,每一步升迁,都踩着实打实的民生功绩。

在合州,他发现当地官府摊派的十余项苛捐杂税让百姓苦不堪言,立刻悉数革除不合理的“义务负担”。在黄州,当地盗匪横行甚至聚众作乱,他就没有选择贸然用兵,而是单骑深入贼巢劝降,不费一兵一卒便平息动乱,还念头都曾萌生过。但他很快便收拾起低落的情绪,从最基础的民生做起,每天召来当地吏民从咨询问疾苦,重建保甲制度打击盗匪,召集流亡百姓鼓励农耕生产。仅仅用了7年时间,这片曾经的荒蛮边地便秩序安定、百姓安居,于成龙从合州到黄州,再到福建、直隶,每一步升迁,都踩着实打实的民生功绩。

在合州,他发现当地官府摊派的十余项苛捐杂税让百姓苦不堪言,立刻悉数革除不合理的“义务负担”。在黄州,当地盗匪横行甚至聚众作乱,他就没有选择贸然用兵,而是单骑深入贼巢劝降,不费一兵一卒便平息动乱,还念头都曾萌生过。但他很快便收拾起低落的情绪,从最基础的民生做起,每天召来当地吏民从咨询问疾苦,重建保甲制度打击盗匪,召集流亡百姓鼓励农耕生产。仅仅用了7年时间,这片曾经的荒蛮边地便秩序安定、百姓安居,于成龙从合州到黄州,再到福建、直隶,每一步升迁,都踩着实打实的民生功绩。

“柔软”,有了一种深刻的人性、人格内蕴——俯身处世的温润格局。柔软得无法站起来“柔软”,是人性的本真修为,绝不是怯懦的退让、卑微的讨好、无底线的妥协,而是个体历经世事通透后的主动选择、自我内心笃定与底气充足的温和包容。在王立世物的性世界里,水因“柔软”而“无法站起来”,不是缺少挺立之力,而是不屑于以锋芒对峙,以姿态逞强。它无固定棱角、无执拗姿态,顺势流转、随境安放。我以为水的这种屈伸自如的个性特质,藏着

清代山西于成龙半部康熙廉吏史

李雄飞

念头都曾萌生过。但他很快便收拾起低落的情绪,从最基础的民生做起,每天召来当地吏民从咨询问疾苦,重建保甲制度打击盗匪,召集流亡百姓鼓励农耕生产。仅仅用了7年时间,这片曾经的荒蛮边地便秩序安定、百姓安居,于成龙从合州到黄州,再到福建、直隶,每一步升迁,都踩着实打实的民生功绩。

在合州,他发现当地官府摊派的十余项苛捐杂税让百姓苦不堪言,立刻悉数革除不合理的“义务负担”。

在黄州,当地盗匪横行甚至聚众作乱,他就没有选择贸然用兵,而是单骑深入贼巢劝降,不费一兵一卒便平息动乱,还念头都曾萌生过。但他很快便收拾起低落的情绪,从最基础的民生做起,每天召来当地吏民从咨询问疾苦,重建保甲制度打击盗匪,召集流亡百姓鼓励农耕生产。仅仅用了7年时间,这片曾经的荒蛮边地便秩序安定、百姓安居,于成龙从合州到黄州,再到福建、直隶,每一步升迁,都踩着实打实的民生功绩。

在合州,他发现当地官府摊派的十余项苛捐杂税让百姓苦不堪言,立刻悉数革除不合理的“义务负担”。

在黄州,当地盗匪横行甚至聚众作乱,他就没有选择贸然用兵,而是单骑深入贼巢劝降,不费一兵一卒便平息动乱,还念头都曾萌生过。但他很快便收拾起低落的情绪,从最基础的民生做起,每天召来当地吏民从咨询问疾苦,重建保甲制度打击盗匪,召集流亡百姓鼓励农耕生产。仅仅用了7年时间,这片曾经的荒蛮边地便秩序安定、百姓安居,于成龙从合州到黄州,再到福建、直隶,每一步升迁,都踩着实打实的民生功绩。

在合州,他发现当地官府摊派的十余项苛捐杂税让百姓苦不堪言,立刻悉数革除不合理的“义务负担”。

在黄州,当地盗匪横行甚至聚众作乱,他就没有选择贸然用兵,而是单骑深入贼巢劝降,不费一兵一卒便平息动乱,还念头都曾萌生过。但他很快便收拾起低落的情绪,从最基础的民生做起,每天召来当地吏民从咨询问疾苦,重建保甲制度打击盗匪,召集流亡百姓鼓励农耕生产。仅仅用了7年时间,这片曾经的荒蛮边地便秩序安定、百姓安居,于成龙从合州到黄州,再到福建、直隶,每一步升迁,都踩着实打实的民生功绩。

把当地治安治理得路不拾遗,在这里他第二次被举“卓异”。

调任福建按察使时,恰逢清初“通海案”大狱牵连数千无辜百姓,他顶着压力重新复核案卷,将上千名蒙冤平民从死刑边缘救出。当地士绅百姓奔走相告,第三次将他推举为“卓异”。

短短数年间,他的清名从偏远南方传到京城,康熙皇帝对这位山西籍的官员印象愈发深刻,很快将他提拔为直隶巡抚,让他拱卫京畿重地。

在直隶巡抚任上,于成龙依旧不改刚正本色。他发现当地不少官员私加火耗、盘剥百姓,立刻严令禁止,还当众弹劾了贪腐的青县知县赵履谦,哪怕对方在朝中颇有根基也毫不留情。康熙二十年,于成龙入京觐见,康熙帝亲自在紫禁城召见他,还当面作诗表彰他的清廉事迹。这份恩宠在当时的汉臣中极为罕见,但于成龙没有丝毫自满,不久后他便被任命为两江总督,成为总管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军民政务的一品封疆大吏。

两江地区素来是天下财赋的核心,江南奢靡之风盛行,官场馈送成风,积弊深重。于成龙到任后没有半分封疆大吏的排场,第一时间便颁布《兴利除弊约》,一口气列出灾耗、私派、贿赂等十五项必须革除的官场积弊,又发布《严禁馈送檄》,明确禁止下属官员之间的送礼请托。

他常常微服私访,深入街巷田间探访百姓疾苦,连当地市井小民的家长里短都能了然于心。在于成龙的带动下,江南风气为之一变,原先穿金戴银的士大夫纷纷换上粗布衣裳,豪门贵族缩减车马随从,嫁娶不再奏乐铺张,几个月间当地奢靡攀比的风气便被彻底扭转。而他自己的生活会愈发简朴,常年不吃荤腥,每天只以糙米青菜果腹,江南百姓亲切地称他为“于青菜”,甚至流传起“只要看见白须老者,贪官污吏便吓得四散奔逃”的民间趣闻。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于成龙在两江总督任上猝然长逝,享年68岁。他为官20余年,始终没有携带家眷随行,去世之后,将军、都统和僚属们进入他的寝室清点遗物,只在竹箱中找到一件破旧的丝棉袍,床头摆着几罐盐和豆豉,除此之外再无任何值钱的财物。消息传开,江南百姓为之罢市痛哭,家家户户悬挂他的画像祭奠,数万人自发步行二十里到江边,扶着他的灵柩一路伏地相送。康熙帝听闻噩耗后深受震动,破例亲自为他撰写碑文,追赠他太子太保,赐谥号“清端”。

那位来自山西的“天下廉吏第一”于成龙,他的陵园至今仍静卧在吕梁方山的故土之上,数百年来百姓从未忘记这位从三晋大地走出去的清官,时常有人带着贡品前来拜谒,感念他用23年的清苦为官,换来了一方百姓的安居乐业。

于成龙的一生,从来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传说”,而是一个普通人靠着“天理良心”的信念,在官场中守住本心、勤政为民的真实故事,这份跨越时空的清廉力量,至今仍在三晋大地流传不息。

有感于此,赋诗一首。

于成龙廉洁颂
吕梁云起毓清贤,半世寒窗志未迁。 六千里行冲瘴雾,七载罗城抚野烟。 三举卓异传民颂,一盂青菜励霜天。 两江道筑无长物,留得高风照万年。



云端木屋避暑记

李 华

在和顺县南天池村东北方向,有一处叫“云端之上”的森林康养基地,却偏偏能容下一个整个夏天的清凉。青山林海间,几幢木屋隐于云烟深处,清幽如遗落的仙居,令人一见倾心,再难忘怀。

这片康养基地由本土企业家杜涛于2021年着手打造,2022年获批国家级试点建设基地。2000余亩山林,森林覆盖率高达85%,太行山断裂带在远方若隐若现,如一道苍青色的眉痕。路修了,步道铺了,深井的水涌上来,电也架进了深山。南北两座木屋静立在林间,默然不语,像是长在山上的两棵大树。

八月初,我们与省城及晋中4位歌手同赴南天池村,为乡村篝火晚会公益献唱。当晚,我们一行便栖身于木屋,枕山林而卧,伴清风入梦。

因住在深山林海中的体验极少,那晚初入木屋的印象至今历历。推门而入,原本的清润香气扑面而来,像是树木把积攒了半生的气息,缓缓吐给来客。木屋格局通透雅致,一楼厅堂敞亮,客厅、餐厅、厨房一应俱全;楼上两间卧房各配卫浴,外连共享阳台。夜晚的大山真静,满天繁星,凉爽的凉气,大家都不肯早早睡去,沿着林间道路慢慢走,看山的轮廓在夜色里淡成水墨,找北斗星的位置——勺子柄斜斜地指着北方。

回到木屋,裹着厚被躺下,周遭静得出奇——没有车马声,没有人语声,连虫鸣都疏疏落落的,仿佛怕惊扰了这难得的安宁。一觉酣睡到天明,推开门,阳光洒在露台上,鸟鸣声落进耳朵里,空气里满是草木的清气,整个人都轻快起来。

早饭前,我们又爬了一段林间小径,竟偶遇野兔蹿过,同行歌手大鼎一家还瞧见一条黄狐掠过草丛。

最妙的是山中的伏天,天气变幻如戏。翌日正午,前一刻还是晴空万里,转瞬便有乌云从那边漫过来,豆大的雨点劈头盖脸砸下。我们索性倚在廊下

看雨。东边的太阳依然明晃晃地照着,将每一颗雨珠都点成水晶,西边的云却黑沉沉地压过来,把整片森林洗得发亮。松针在雨里颤动,雨水顺着树干淌下,那雨声哗哗的,打在屋顶上、叶子上、泥土上,奏出一曲清凉的交响,听得人暑

气全消。

雨说停便停了,干脆得像个任性的孩子。忽然,天际边浮起一片云海,白茫茫地流淌过来,森林在雾中若隐若现。正看得出神,山那边竟架起一道彩虹,五彩斑斓地架在天上。这般变幻,当真如坠仙境。我与同行的文青连忙举起手机,刚拍下几帧云烟,青山便又倏然显露。

大家一直惦记着那道断裂带。趁着雨后凉爽,攀爬半个多小时,方登临山顶。作为山西、河北两省的地理分界线,站在千仞悬崖之上,一边是太行山脉连绵的雄姿,一边是层层递降的奇峰异林,闻名于世的太行山断裂带尽收眼底。

它不是人们想象中的大裂缝,而是一道横亘千里的伤疤——是太行山挺直脊梁时绷裂的襟口。亿万年前,地壳在这里撕扯、抬升、错动,熔岩冷却成岩壁,断层切出万丈深渊。岩层如翻开的巨书,一页一页叠压着寒武、奥陶的沉默。那不是人力所能为,是造物主用时间作锤、用压力作凿,一锤一锤敲出来的大地雕塑。

断裂,看似是破坏,实则是创造。正是那一次惊天动地的断裂,才有了今日壁立千仞的奇观,才有了林海覆顶、云烟穿谷的秀色。人生何尝不是如此?裂痕之处,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太行山把这道理写在万丈悬崖上,千年万年,任每一个站在它面前的人,默默揣摩。

歌手们演完便告辞了,我们却舍不得走,又在木屋里赖了几日。每日看云,听雨,等彩虹,日子过得慢悠悠的。这才明白,人这一生,能与森林共枕,与云霞为邻,哪怕只有几日,也是莫大的福分了。

那间木屋一直在记忆里发着光,像一个被森林藏起来的秘密。每当暑热难耐时,便想起它——雨洗过的松针是亮的,云海是凉的,而心,是静悄悄的。

看雨。东边的太阳依然明晃晃地照着,将每一颗雨珠都点成水晶,西边的云却黑沉沉地压过来,把整片森林洗得发亮。松针在雨里颤动,雨水顺着树干淌下,那雨声哗哗的,打在屋顶上、叶子上、泥土上,奏出一曲清凉的交响,听得人暑

气全消。

雨说停便停了,干脆得像个任性的孩子。忽然,天际边浮起一片云海,白茫茫地流淌过来,森林在雾中若隐若现。正看得出神,山那边竟架起一道彩虹,五彩斑斓地架在天上。这般变幻,当真如坠仙境。我与同行的文青连忙举起手机,刚拍下几帧云烟,青山便又倏然显露。

大家一直惦记着那道断裂带。趁着雨后凉爽,攀爬半个多小时,方登临山顶。作为山西、河北两省的地理分界线,站在千仞悬崖之上,一边是太行山脉连绵的雄姿,一边是层层递降的奇峰异林,闻名于世的太行山断裂带尽收眼底。

它不是人们想象中的大裂缝,而是一道横亘千里的伤疤——是太行山挺直脊梁时绷裂的襟口。亿万年前,地壳在这里撕扯、抬升、错动,熔岩冷却成岩壁,断层切出万丈深渊。岩层如翻开的巨书,一页一页叠压着寒武、奥陶的沉默。那不是人力所能为,是造物主用时间作锤、用压力作凿,一锤一锤敲出来的大地雕塑。

断裂,看似是破坏,实则是创造。正是那一次惊天动地的断裂,才有了今日壁立千仞的奇观,才有了林海覆顶、云烟穿谷的秀色。人生何尝不是如此?裂痕之处,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太行山把这道理写在万丈悬崖上,千年万年,任每一个站在它面前的人,默默揣摩。

歌手们演完便告辞了,我们却舍不得走,又在木屋里赖了几日。每日看云,听雨,等彩虹,日子过得慢悠悠的。这才明白,人这一生,能与森林共枕,与云霞为邻,哪怕只有几日,也是莫大的福分了。

那间木屋一直在记忆里发着光,像一个被森林藏起来的秘密。每当暑热难耐时,便想起它——雨洗过的松针是亮的,云海是凉的,而心,是静悄悄的。

看雨。东边的太阳依然明晃晃地照着,将每一颗雨珠都点成水晶,西边的云却黑沉沉地压过来,把整片森林洗得发亮。松针在雨里颤动,雨水顺着树干淌下,那雨声哗哗的,打在屋顶上、叶子上、泥土上,奏出一曲清凉的交响,听得人暑

气全消。

雨说停便停了,干脆得像个任性的孩子。忽然,天际边浮起一片云海,白茫茫地流淌过来,森林在雾中若隐若现。正看得出神,山那边竟架起一道彩虹,五彩斑斓地架在天上。这般变幻,当真如坠仙境。我与同行的文青连忙举起手机,刚拍下几帧云烟,青山便又倏然显露。

大家一直惦记着那道断裂带。趁着雨后凉爽,攀爬半个多小时,方登临山顶。作为山西、河北两省的地理分界线,站在千仞悬崖之上,一边是太行山脉连绵的雄姿,一边是层层递降的奇峰异林,闻名于世的太行山断裂带尽收眼底。

它不是人们想象中的大裂缝,而是一道横亘千里的伤疤——是太行山挺直脊梁时绷裂的襟口。亿万年前,地壳在这里撕扯、抬升、错动,熔岩冷却成岩壁,断层切出万丈深渊。岩层如翻开的巨书,一页一页叠压着寒武、奥陶的沉默。那不是人力所能为,是造物主用时间作锤、用压力作凿,一锤一锤敲出来的大地雕塑。

断裂,看似是破坏,实则是创造。正是那一次惊天动地的断裂,才有了今日壁立千仞的奇观,才有了林海覆顶、云烟穿谷的秀色。人生何尝不是如此?裂痕之处,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太行山把这道理写在万丈悬崖上,千年万年,任每一个站在它面前的人,默默揣摩。

歌手们演完便告辞了,我们却舍不得走,又在木屋里赖了几日。每日看云,听雨,等彩虹,日子过得慢悠悠的。这才明白,人这一生,能与森林共枕,与云霞为邻,哪怕只有几日,也是莫大的福分了。

那间木屋一直在记忆里发着光,像一个被森林藏起来的秘密。每当暑热难耐时,便想起它——雨洗过的松针是亮的,云海是凉的,而心,是静悄悄的。

看雨。东边的太阳依然明晃晃地照着,将每一颗雨珠都点成水晶,西边的云却黑沉沉地压过来,把整片森林洗得发亮。松针在雨里颤动,雨水顺着树干淌下,那雨声哗哗的,打在屋顶上、叶子上、泥土上,奏出一曲清凉的交响,听得人暑

气全消。

雨说停便停了,干脆得像个任性的孩子。忽然,天际边浮起一片云海,白茫茫地流淌过来,森林在雾中若隐若现。正看得出神,山那边竟架起一道彩虹,五彩斑斓地架在天上。这般变幻,当真如坠仙境。我与同行的文青连忙举起手机,刚拍下几帧云烟,青山便又倏然显露。

大家一直惦记着那道断裂带。趁着雨后凉爽,攀爬半个多小时,方登临山顶。作为山西、河北两省的地理分界线,站在千仞悬崖之上,一边是太行山脉连绵的雄姿,一边是层层递降的奇峰异林,闻名于世的太行山断裂带尽收眼底。

它不是人们想象中的大裂缝,而是一道横亘千里的伤疤——是太行山挺直脊梁时绷裂的襟口。亿万年前,地壳在这里撕扯、抬升、错动,熔岩冷却成岩壁,断层切出万丈深渊。岩层如翻开的巨书,一页一页叠压着寒武、奥陶的沉默。那不是人力所能为,是造物主用时间作锤、用压力作凿,一锤一锤敲出来的大地雕塑。

断裂,看似是破坏,实则是创造。正是那一次惊天动地的断裂,才有了今日壁立千仞的奇观,才有了林海覆顶、云烟穿谷的秀色。人生何尝不是如此?裂痕之处,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太行山把这道理写在万丈悬崖上,千年万年,任每一个站在它面前的人,默默揣摩。

歌手们演完便告辞了,我们却舍不得走,又在木屋里赖了几日。每日看云,听雨,等彩虹,日子过得慢悠悠的。这才明白,人这一生,能与森林共枕,与云霞为邻,哪怕只有几日,也是莫大的福分了。

那间木屋一直在记忆里发着光,像一个被森林藏起来的秘密。每当暑热难耐时,便想起它——雨洗过的松针是亮的,云海是凉的,而心,是静悄悄的。

《杨吉魁传》出版 再现齐派艺术传承

多次赴海外办展讲学,传播中华书画文化。2020年起,作者周俊芳跟随杨吉魁学习国画,同时搜集大量口述史料与画作资料,历时多年完成此书。作品将人物命运置于时代背景下,记录其学艺经历、创作理念与品格风骨,既梳理齐派绘画在晋传承脉络,亦为三晋美术研究留存鲜活文本。

念的生命修为:不囤积烦恼、不纠结过往、不盲从洪流,始终以清明的心智审视自我,以纯粹的心态接纳身边的生活。

“坚硬”,隐蕴着最具深意、最见力量的人性、人格质地——逆境立身的刚毅风骨。

只有特别冷时才会收缩自己表现出一点坚硬来对付生活

王立世捕捉到“水”的双面特质,打破了“水至柔则无刚”的刻板认知,为柔软与澄澈的人格,补上了最关键的刚毅风骨,让完整的人性、人格立体鲜活、有血有肉。这里的“特别冷”,是人生的逆境,生活的苦难、世间的风霜,是每个人都会遭遇的困顿与挫折。常态之下,水温柔通透、与世无争,当绝境降临、困境来袭,水不会溃败沉沦,而是主动“收缩自己”,沉淀自我、积蓄力量。水的坚硬,不是刻意逞强,不是锋芒外露,而是绝境之中的自我守护,是直面苦难的不屈韧性,是对抗生活风雨的立身底气。

全诗最具人格温度、最见生命智慧的,便是这种刚毅独有的分寸感:水的坚硬,只为“对付生活”,而不伤害他人。我觉着王立世的水之“坚硬”,彻底区分了“强势”与“风骨”:世俗的强硬,是欺人;水的刚毅,是自守。

他的这种柔中藏刚、逆境自强的纯粹品性,如同郑板桥笔下的竹:“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竹石》)。平日柔顺谦和、静默生长,不张扬、不逞强;风雨来袭、困境缠身时,便蓄力扎根、坚挺立身,绝不折腰妥协。水亦是如此,温柔是常态,坚硬是底线;包容是本心,坚守是本能。

《水》,是一首以极简文字负荷着厚重哲思的精品小诗。其动人之处,在于精湛的艺术表达与深刻的人格隐喻。王立世的这首诗,语言洗练质朴,采用近乎口语的白描手法,以最朴素的文字描画水的原生状态,实现了“浅语皆有致,短句含深味”(冯煦《宋六十一家词选》)的艺术效果。

而更让人看好的是,诗人以典型的托物言志、借物喻人的笔法,依托物性映射个体的人性、人格,让自然物象与人性、人格的修为深度融合、浑然一体。其中最精妙的是诗人的分寸化叙述,暗示着“柔软”不等于卑微,以包容宽厚接纳世间的百态;“清澈”不等于天真,以纯粹坦荡坚守内心的赤诚;“坚硬”不等于逞强,以坚韧不屈扛起人生的风雨。

在我看来,这三者相辅相成,缺一难圆——只柔无刚,则易卑微盲从;只澈无初,则易天真易碎;因为只刚无温,则易冷漠偏执……唯有刚柔并济、澄澈自持,才有“水”一样的最通透的人间本心。

文学副刊
第1065期
刊头题字
冯骥才

